

□孙晓明

儿童“玩具”一词最早见诸南宋《梦粱录》：杭州人家给孩子“抓周”，会摆上“父祖诰敕、金银七宝玩具、文房书籍、道释经卷、秤尺刀剪、升斗等子、彩缎花朵、官楮钱陌、女工针线，应用物件，并儿戏物”。玩具作为一种普通的商品普遍出现于市场，也是在宋代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北宋时，东京城里常有“乐人动鼓乐于空闲，就坊巷引小儿、妇女观看，散糖果子之类，谓之‘卖梅子’，又谓之‘把街’”。又有走街串巷的小商贩“博卖冠梳、领抹、头面、衣着、动使、铜铁器、衣箱之类”，其中的“动使”就包括各种玩具在内。

冬至前夕，东京宣德门广场上有“教车象”，即皇家车象仪仗队的训练与表演。每到此时，宣德门外的御街就非常热闹，“游人嬉集，观者如织，卖扑土木粉捏小象儿，并纸画，看人携归，以为献遗。”这个“土木粉捏小象儿”就是玩具，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传为南宋李嵩所绘的《观灯图》，就画了一个供儿童玩耍的小象玩具，可以看出这小玩意做得栩栩如生。

南宋时，杭州的玩具市场就更发达了。《武林旧事》列出一堆“儿戏之物”。杭州西湖也是一个热闹的玩具市场，“时承平日久，乐与民同，凡游观买卖，皆无所禁，画楫轻舫，旁午如织”，商贩在船上“关扑宜男、戏具、闹竿、花篮、画扇、彩旗、糖鱼、粉饵、时花、泥婴等，谓之‘湖中土宜’。又有……玩具等物，无不罗列”。《梦粱录》也说，杭州“大街关扑……四时玩具”“买卖品物最多，不能尽述，及小儿戏耍家事儿，如戏剧糖果之类，名目繁多。”

宋朝每年还有一个“玩具节”，那就是七夕乞巧节，这一天各种奇巧的小玩具都会上市，《东京梦华录》载：“七月七夕，(东京)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、州西梁门外瓦子、北门外、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，皆卖‘磨喝乐’，乃小塑土偶耳；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，置小茅屋花木，作田舍家小人物，皆村落之态”，叫“谷板”；“以瓜雕刻成花样”，叫“花瓜”。这些新奇玩意，“皆于街心彩幕帐设，出络货卖”。从南宋画家李嵩创作的多幅货郎图中，可一窥宋代玩具商品之丰富，台北故宫收藏的李嵩作品《市担婴戏图》中，肉眼可辨识的儿童玩具就达三十多种，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上出现了几个欢呼雀跃追逐货担的儿童。

婴戏图是宋代的一类绘画题材，画出了多姿多彩的童年生活与各种各样的儿童玩具。最著名的“婴戏图”画家，非宋代苏汉臣莫属，其《秋庭戏婴图》中，一对小姐弟正趴在圆墩上玩小游戏，这游戏叫“推枣磨”，玩具是自制的：一枚鲜枣削去半边，露出枣核，用三根小木棍插在枣上，作三足立于桌上，枣核朝上；另用一根细竹篾，两端各插一枚小枣，再将竹篾小心翼翼地搁在枣核上，轻轻一推，便会旋转不已。小姐弟身边还有一个圆墩，上面也堆放着几个小玩具：人马转轮、八宝纹纸格、玳瑁盘、小陀螺、红色佛塔、棋盒。

这些小玩具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。如小佛塔，宋人又称其为“宝塔儿”，一般为陶土烧制。宋代用陶土炼制的玩具很多，如泥娃娃、泥建筑模型，统称“山亭儿”。宋话本《山亭儿》写了一个叫作合哥的小贩，“挑着两个土袋，掂着二三百钱”，到玩具制造商那里批发了一批山亭儿。如果放大《市担婴戏图》看，还会发现图中货郎的货担上，也装了几个泥塑玩偶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亦有记述：每年清明时节，开封市民都要携儿带女，带着“黄胖、山亭、戏具、鸭卵、鸡雏”出城踏春，这里面也有山亭儿，“黄胖”则是泥娃娃，“戏具”是面具。

《武林旧事》称“若夫儿戏之物，名件甚多，尤不可悉数，如相银杏、猜糖、吹叫儿、打娇惜、千千车、轮盘儿”。所谓“儿戏之物”，便是儿童玩具。其中“轮盘儿”即《秋庭戏婴图》中的人马转轮。

透过《婴戏图》看宋代灵动的儿童玩具

【短史记】



宋代的婴戏图相印证。图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方那个巨大的木制滑梯，早在宋元时期，已经出现了供儿童玩耍的滑梯设施。这幅元人婴戏图还画了两名小孩在骑竹马。

如果要评选一件在宋代最流行、最受儿童喜爱的玩具，那应该就是前面提到的“磨喝乐”了。其实就是宋朝的“芭比娃娃”，其名字来自梵文，为音译，通常在乞巧节大量上市。北宋金盈之《醉翁谈录》说：“京师是日(乞巧节)多博泥孩儿，端正细腻……小大甚不一，价亦不廉。或加饰以男女衣服，有及于华侈者，南人目为巧儿。”《繁胜录》也说：“(七夕，杭州)御街扑卖‘摩侯罗’，多着乾红背心、系青纱裙儿。亦有着背儿、戴帽儿者。”明人田汝成讲述宋时杭州掌故的《西湖游览志》亦记载：“七夕，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儿，衣以彩服，号为‘摩睺罗’。”

宋朝的寻常市民家、富室乃至皇家之中，都有“磨喝乐”的忠实粉丝，“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”。“磨喝乐”既然风靡天下，价钱也就不可能太便宜，“价亦不廉”；贵者“一对直数千(文)”。宋朝孩子很喜欢模仿“磨喝乐”的造型：七夕，京师“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，盖效颦磨喝乐”。南宋临安也是如此，“市井儿童，手执新荷叶，效‘摩罗’之状。此东都(汴梁)流传，至今不改”。大人们夸一个孩子可爱迷人，也会说“生得磨喝乐模样”。“磨喝乐”之于宋朝儿童的地位，就如芭比娃娃之于今日的儿童。

宋代还有另一种也是盛行于民间的泥娃娃，跟“磨喝乐”有点相似，叫作“黄胖”。前面《繁胜录》与《梦粱录》列出的杭州市场上的玩具商品，就有“黄胖儿”“泥黄胖”，西湖景区尤多商贩叫卖“黄胖”。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称：“临安风俗，嬉游湖上者竞买泥孩、莺哥、花湖船回家，分送邻里。”

“千千车”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陀螺，清人杭世骏《橙花馆集》描述过这种陀螺：“形圆如璧，径四寸，以象牙为之。面平，镂以树、石、人物，丹碧粲然。背微隆起，作坐龙蟠屈状……当背中央凸处，置铁针仅及寸，界以局，手旋之，使针卓立，轮转如飞。复以袖拂，则久久不能停。逾局者有罚。相传为前代官人角胜之戏，如《武林旧事》所载‘千千’。”《秋庭戏婴图》中的那个玳瑁盘与小陀螺，便是“千千车”。

至于“打娇惜”，那是另一种搁地上旋转、用鞭子抽打的陀螺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幅传为苏汉臣的《婴戏图》，图像下端，那两名孩子玩的就是“打娇惜”。他们上方，有一辆制作颇为精致的玩具车；再往上看，床榻上还有三个孩子正凝神看着两个玻璃瓶，瓶中养着几尾小鱼。不要以为宋代没有玻璃瓶，宋人范成大有一首诗写道：“映光鱼隐见”，并自注：“琉璃壶瓶贮水养鱼，以灯映之。”可知宋人已经在用透明的玻璃瓶养鱼，并以灯光装饰，供人观赏。元人熊梦祥的《析津志》说，元大都中，有小商贩“以竹拴琉璃小泡，养数小鱼在内，沿街擎卖”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提到的“戏具”，也可以从此图中找到：你看那个穿红衣的男孩，正戴着面具表演宋时很流行的傀儡戏呢。宋朝社会流行木偶戏，宋人称其为“傀儡戏”。本来用于表演的傀儡，也被制成了儿童玩具，《梦粱录》列出的“影戏线索，傀儡儿、狮子、猫儿”，都是给儿童玩耍的玩具傀儡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传为宋人的《傀儡婴戏图》，便描绘了四名童子在表演“悬丝傀儡”。

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《百子嬉春图》中(传作者为苏汉臣)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玩“悬丝傀儡”，图的中间还有一个孩子在学演皮影戏。皮影也是宋朝儿童很喜爱的节目，每年元宵节，东京的“每一坊巷口，无乐棚去处，多设小影观棚子，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，以引聚之”，在巷口设小棚子，放皮影戏，吸引小孩子。

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婴戏图，虽然是元人作品，但画家绘出的儿童玩具当为宋时传下，因为可以跟着

□金后子

应孟先生之邀，去章丘东部寻古探幽。从明刁路拐出来，沿着肠绳般的柏油路继续往前跑，几乎走到尽头，就要触及大山的脚趾时，突然发现在开阔的山坳里静卧着一个村庄，在天地间自由地铺展，与无边无际的麦田零距离对接。我们本次寻古探幽的目的地——梭庄到了。

因到得早，就坐在村头一块石头上休息。“加水吧？到家里去。”一位老者指着我身边的水杯问。“不用。”我本能地回应着，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老人，头发几乎全白，宽宽的脸膛上写着慈祥。他亲切友善的话语，让久违的感动涌上心头，立刻对这里有了好感。

“你要等人，肯定要到村里的小广场。”按照老者所指，来到一处相对开阔的地带，四面全是房舍，在房子的映衬下，有一石拱门显得特别古老，经年的雨浸风蚀几乎把它染黄，四处流淌着岁月的痕迹，而与这黄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它身旁矗立的大理石碑，上面刻有一行金色的文字——中国历史文化名村。

孟先生一行来了，带队的是一位瘦高个。握手寒暄后，孟先生指着瘦高个说：“这是原来的支书老李，今年76岁了。”

“啊！”我惊讶一声，因为眼前的男子，无论是身板还是貌相都像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。他面色沉静，笑容灿烂，在他的引领下，我们参观了无梁殿，后登文昌阁，再眺古街巷，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仿佛看到了此地昔日的辉煌。尤其是那完全用巨石砌成的无梁殿，石与石严丝合缝，没用一钉一木，从头到脚诠释着精细精美，门口左右的浮雕，活灵活现，透着生命的质感。

只可惜，文昌阁只剩下平台。但它正前方的方亭犹在，保存完好。此亭又名元音楼，顶部挂有铜钟，全部石刻而成，石面如绸似缎，朝东的两根石柱上嵌有对联：月淡重疎僧扣处，星光云影梦惊时。对联笔法灵动，线条虬劲，隽永大方，是在充分理解书法意蕴前提下，二次创作的结果，也只有内心极度安静，把灵魂的感悟揉进线条才会出现的效果。此时，阳光洒在石亭上，字字灵动，仿佛正在与我们对话。望着这些古老的建筑，思接千载，自然产生遐想：是啊，当漫长的农耕文明结束，当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，智能时代即将到来，我们还能制作出这种有血有肉有魂的物品吗？或许有人说这些旧物已无价值，应该拥抱世界、面向未来。可当丧失本源，而一味地追潮逐流的时候，才发现我们走得太匆忙，已找不到自我。

“文昌阁就是只有台没有阁了，但大多数保留了下来。主要是沾了偏僻的光。再说这里民风淳厚，自古重文崇德。爱护文物已成自觉行为。”李老先生说到这里，指了指东面的山峦说：“当年范仲淹就在这里读书，那座寺庙也在。”

“范仲淹？这里山清水秀，文脉强大，怪不得出这么多文人名士。”我说。李老先生介绍，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，村里考学出去的学生不计其数，仅博士生就有十几位，现任村支书就是一名回村创业的博士。

“快看，有河。”于先生指着一条清亮的溪水喊。李老先生讲，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，长年不竭。他又指着河道说，雨季时，河水上涨，几乎与河岸齐平。溪水清之又清，长长的水草在水中摇曳，那潺潺的水声，诉说着这里的春秋过往。沿河东去，到了李家祠堂。李家是本村大户，明清时期三代人出了七举人五进士，是这一带的荣耀。这座祠堂已经衰败了，浑身上下已找不到一点鲜亮，可门前的那棵从南国移植来的桫椤树，历尽七百年风雨却依然枝繁叶茂，绿得令人惊叹。浓稠的绿意盎然向上，散发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。站在岁月的山巅回望，这棵树下，不知上演多少家国情怀；这棵树下，不知有多少农人倾诉爱恨离愁；这棵树下，蒲松龄曾饮酒作诗，写出《聊斋志异》的“农人”篇章；这棵树下，几多农家学子明誓启程，奔向四面八方。

再眺望眼前的大山，它依然是沉默的，可仔细看去，阳光下山的毛孔开张，闪现出层层的光辉，一点点地向我们靠近。